

理想国

maginist

国盗物语  
斋藤道三

前编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 译

物語に國盗り

国盗り  
物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  
方  
詩  
社

詩社上卷

詩社上卷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译

国盗物语

斋藤道三



前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开运之夜.....	5
奈良屋的万阿.....	16
命运.....	26
小宰相.....	37
返京.....	48
淫乐.....	58
有马的狐狸.....	69
兵法者.....	79
万阿的烦恼.....	90
初更之钟.....	101
奈良屋的主人.....	111
奈良屋的消失.....	121
欢喜天.....	131
去美浓.....	140
常在寺.....	150
金华山.....	160
朱唇.....	171

深芳野.....	182
西村勘九郎.....	192
京之梦.....	202
万阿问答.....	212
枪法“一文钱”.....	223
枪、枪.....	233
水马.....	243
林中.....	253
天泽履.....	262
虎之瞳.....	271
智取深芳野.....	281
川手城.....	290
火焰剑.....	299
那那小姐.....	308
篡夺府城.....	317
大狂言.....	327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译

国盗物语

斋藤道三



前编

山西大学出版社  
GUANGJ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目录

开运之夜.....	5
奈良屋的万阿.....	16
命运.....	26
小宰相.....	37
返京.....	48
淫乐.....	58
有马的狐狸.....	69
兵法者.....	79
万阿的烦恼.....	90
初更之钟.....	101
奈良屋的主人.....	111
奈良屋的消失.....	121
欢喜天.....	131
去美浓.....	140
常在寺.....	150
金华山.....	160
朱唇.....	171

深芳野.....	182
西村勘九郎.....	192
京之梦.....	202
万阿问答.....	212
枪法“一文钱”.....	223
枪、枪.....	233
水马.....	243
林中.....	253
天泽履.....	262
虎之瞳.....	271
智取深芳野.....	281
川手城.....	290
火焰剑.....	299
那那小姐.....	308
篡夺府城.....	317
大狂言.....	327

## 开运之夜

四周寂静无声。

永正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一名乞丐坐在皇宫紫宸殿前破旧的土堆上，仰头望向星空，感受着夜晚的清凉。

风习习吹过。

所谓的皇宫，只不过是一堆废墟。凉风吹拂过弘徽殿、北廊、仁寿殿脱落的房顶，穿过古朽的柱子拍打在土堆上坐着的乞丐的脸上。

时逢战国初期。

“我要当国主。”乞丐喃喃自语。

任谁听到，都会以为他是个疯子。然而，乞丐是认真的。事实上，这个夜晚的呓语，必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永久的回忆。

“不同的草种可生成菊花，也可长成杂草。而人只有一种。没有办不到的。”

那个乞丐——

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乞丐。

他出生于京都的西郊西冈——曾被称作妙觉寺本山“最聪明的法莲房<sup>1</sup>”的年轻人。

岂止是最聪明，据说此人“学识缜密究其奥，巧舌不逊富娄那（释迦牟尼的弟子、古代印度的雄辩家）”。

他还擅长舞蹈音律。击鼓吹笛样样精通，刀枪弓矢也无师自通，本领高强。

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松波庄九郎。

怀揣某种考虑，他离开了衣棚押小路的妙觉寺大本山，还俗成了凡人。

头发倒是蓄起来了，京都却因为应仁以来的战乱而荒芜，诸国皆支离散乱，连生计都没有指望。

战国——

即便是年轻的松波庄九郎，也就是日后令各国大名闻风丧胆的斋藤道三，在那个由家门决定前途的时代，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仅凭庄九郎这一无氏之卒，没有哪位大名会立刻将其招致麾下。

当然，当一名足轻也可以谋生。

然而，像他这样自恃清高的年轻人，是宁死也不肯的。

结果，他沦落成了乞丐。

“我并不想当皇帝，”庄九郎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宫殿。他决不会成为乞丐。

---

1 法然上人的后继人，奠定了净土宗的基础。这里用作和尚的法号。（本书注全为译者注）

身后亮着一盏灯。

里面住着这个国家的天子。他的境遇并不见得比庄九郎好，下人们每天都拎着被称作“关白袋”的口袋穿梭于京城，只为向各处求得一把大米，皇宫每日的炊烟才得以升起。

先帝（后土御门帝）驾崩已经十七年，却仍未举行大葬。而当今圣上后柏原帝继位已十七年，却国库空虚，连即位的支出都不够。

“我不愿当皇帝，就算不当将军，最少也要当个大名吧。”

“做梦吧。”脚底下的男人笑了起来。

破旧的土堆下，有个男人像狗一样蹲坐着打盹。庄九郎离开妙觉寺大本山时，在寺院打杂的赤兵卫央求他收留自己作家仆，便一路跟随着他。人虽机灵，却是个让妙觉寺头疼的小恶棍，坑蒙拐骗，无恶不作。

虽然衣着褴褛，腰间只系了一根绳子，一柄野太刀却是小心翼翼地背在右肩上。

庄九郎也是如此。

“怎么是做梦呢？”庄九郎对着星空壮志满怀。

“嗤，”赤兵卫嘲笑道，“还说不是做梦。我跟了你，最后倒成了叫花子。”

“以后会有荣华富贵的。”

“以后？我现在只想要一碗冷饭。”

“小叫花子。”庄九郎笑道。

“真新鲜。你不也是个叫花子？”

“讨饭是为了将来的希望。为了区区一碗饭就丢掉希望的人，才是叫花子。”

声音听起来很温和。

相貌也不同于常人。

这个男人的画像如今被收藏于岐阜市本町的日莲宗常在寺，是该寺的镇寺之宝。

住持是当地中学的教导主任，笔者去采访时，特意拿出了四百年前的这幅绢画。

年代久远，岩彩已经褪色脱落。

然而，倘若仔细端详，不难辨认出画中人物的风骨相貌。

身材高大而健硕。

长脸加上饱满的前额，凸显智慧。下颚略微前突，眼放异彩，显得机敏过人。

其实，早在妙觉寺的孩童时代，他就有“粉雕玉琢般”的美誉。

长大后日渐清秀，棱角更加分明。还是僧人时，周围人就认定他身上透出的男人味足以迷倒阅历丰富的女人们。

“哎——”赤兵卫站起身来。

“好像有一群人过来了。这个时间，也不点火把，估计是贼吧。”

“哦，贼吗？”庄九郎的肚子咕咕响了一声。一听到有贼，想必就有食物吧。

说话间，人影绰现。

明晃晃地闪着光的，应该是长柄的刀锋吧。

不知何时，月亮已悄悄爬上了东山的峰顶。

“赤兵卫，动手吗？”

“好吧。”

两人在土堆后会心地点了点头。

黑乎乎的人群中不时夹杂着高亢的笑声，眼看愈来愈近。

他们过了紫宸殿南侧的十八级台阶后，开始斜着横穿皇宫。

“赤兵卫，跟着他们。”

“好嘞。”赤兵卫立刻追了过去。

庄九郎则留在后面。

心中开始默念“谨奉劝请，本门寿量本尊”。这一习惯来自幼时，凡遇大事必定如此。

——佛祖。快来吧。

祈祷为己牟利。当然，这仅仅是习惯而已，对极其自负的庄九郎而言，根本不相信佛祖会解救自己。

“南无三大秘法事一念三千之妙法莲华经”

“南无久远实成大恩教主释迦牟尼佛”

“南无证明法华多宝如来”

天界的佛祖，皆为我所用，这是庄九郎独创的自力圣道大法。当时，不仅是庄九郎，很多人都相信佛法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存在的。日莲宗教徒是如此，就连净土门的真宗也不例外。

只要相信自己具备《法华经》的功力，那么——

杀戮也是正义，

偷盗也是正义。

心境如此。——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战国时期一部分《法华经》信徒的风气，如今的太平盛世，宗教学问也有很大发展，却再也没有此种《法华经》的信法。

生逢乱世。

背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庄九郎，用自己独创的罪孽

消除法，取代了那些信仰。

“庄九郎君。”

赤兵卫回来了。

强盗们似乎聚集在皇宫宣阳门附近被废弃的“左兵卫督寓所”中。

“有多少金银和吃的？”

“不，有个血淋淋的人头。”赤兵卫回答道。

“赤兵卫，你看上去像有什么好事。那个人头很值钱吧。”

“真不愧是最聪明的庄九郎君。”他不禁笑了起来。

赤兵卫口才亦不错，开始娓娓道来。

京都东洞院二条。——

那里的奈良屋又兵卫是畿内<sup>1</sup>屈指可数的油商。

“油商，那可是了不得的财主。富比小国主。”庄九郎不禁低声道。

去年，当家的死了，现在由年轻的寡妇万阿掌管。

“这人很厉害吗？”

“哪里。此女一向老实，好歹也是继承家业的女儿，丈夫死后下人们都很驯服，家业倒还算顺利。”

“接班人理应如此。——奈良屋怎么了？”

“这次要从备前运送紫苏。”

“哦，这倒是笔大买卖。”

---

1 靠近京都的各国。分别为山城、大和、河内、和泉和摄津。

紫苏是灯油的原料。

不知何故，这种植物在京都地区很少见，中国地区<sup>1</sup>的备前（冈山县）是最大的产地。

另外，东部的尾张、美浓，西部四国的讃岐、伊予等地也有部分种植。

不过，灯油消费较大的地区，仍是京都、奈良、堺以及山崎一带的神社佛阁或是居家较多的城市。

城里虽有奈良屋这种自家店里配有榨油机的大商铺，然而原料却需要从远处买进。

运送很是麻烦。

只因时值乱世。

中途不仅会遭遇强盗、山里的土匪，沿路的大小地主也会借口通关不畅，不时强抢钱财，中饱私囊。

于是出现了武装队。

油商聘请护卫队，队长用聘金召集浪人<sup>2</sup>们，一路跟随护送。

通常，商家加上浪人在内的护卫队，人数多时可达到七八百人。

“奇怪——”

就连庄九郎的智商都不得其解。

“紫苏和人头，有什么关系？”

“人头嘛——你看，”赤兵卫竖起一根手指，“就是那个春夏恶右卫门呀。”

---

1 指本州西南部地区，特别是山阳道一带。

2 也写作“牢人”，多指中世·近世离开主公或失去栖身之地的武士。

“哦？”名字很陌生，反正也不是真名实姓。

庄九郎也略有耳闻。

原本是山名家的下等武士，据称力大无比，沦为浪人后召集失业的武士们聚众赌博，有仗打时则借兵营捞钱，还时不时受雇于商家兼做保镖，在洛中<sup>1</sup>算得上出名，传闻最近又当上了奈良屋的护镖头（护卫队队长）。

“那个恶右卫门掉脑袋了？”

“正是。”

“被那帮家伙干掉了？”庄九郎顿时洞悉了一切。

奈良屋的镖头算得上是商家的家兵总领，收入要好过一些小大名的武师头目。

估计是洛中其他的没落武士们垂涎恶右卫门的地位，袭击了他，还砍下了他的人头。

“这些人什么来头？”

“俗称青鸟帽子的源八。”

“这样啊。”

源八和被砍下脑袋的恶右卫门，是洛中对峙的两大浪人头目。

“看来我要走好运了。”庄九郎伸直了腿站了起来。风吹乱了他的鬓角。

他抬头望了望头顶的星星。

“从今晚开始，我的人生将时来运转。”他说道。

我智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久修业所得……庄九

---

1 指京都市内。